

#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先有蛋!

据美国生活科学网报道,两名加拿大古生物学家表示,他们找到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一古老问题的答案。通过对一个罕见的恐龙巢穴化石的研究,他们证明蛋比鸡先出现。

## 7700万年前恐龙巢穴提供线索

加拿大阿尔伯达卡尔加里大学的古生物学家达拉·泽勒尼茨基和阿尔伯达皇家蒂勒尔博物馆(Royal Tyrrell Museum)恐龙古生态学馆长弗朗库斯·瑟里恩是这项研究的研究人员。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有大约7700万年历史的恐龙巢穴化石。这个巢穴属于一种小型食肉恐龙,直径大约是1.6英尺的沙堆,大约有110磅重,跟一个人的体重差不多;巢穴内有至少5枚现在已经不完整的蛋。

弗朗库斯·瑟里恩说:“这个巢的一些特征与鸟类的巢有点类似,我们的分析可以告诉我们,孵卵、筑巢等特征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这些拥有尖头的蛋,可以

回答那个有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古老问题。”

## 蛋比鸡先出现

加拿大阿尔伯达卡尔加里大学的古生物学家达拉·泽勒尼茨基是第一位分析这个恐龙巢的科学家,他表示,现在仍不清楚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但是根据这项研究,这个谜底的答案似乎已经非常清楚。在恐龙进化成鸟类以前,恐龙就开始筑像鸟巢一样的巢,产像鸟蛋一样的蛋。泽勒尼茨基说:“蛋比鸡出现得更早。食肉恐龙产下这些蛋后,鸡才进化出来。”因此,这个一直困扰着人们的古老问题现在应该改成:是先有恐龙,还是先有蛋?与此同时,在北美洲发现的新巢,为证明蛋比鸡先出现提供了一些最为有力的证据。

这个化石巢是20世纪90年代收集到的,现在保存在阿尔伯达卡尔加里加拿大化石有限公司里。这里也是泽勒尼茨基第一次发现这个化石的地方,最初这个巢上贴的标签标明,它属于一种像食草动物鸭嘴兽的恐龙。

2007年,阿尔伯达皇家泰瑞尔博物馆(Royal Tyrrell Museum of Paleontology)获得了这个化石。泽勒尼茨基认为,这个巢和这些蛋属于一种小型兽脚亚目食肉恐龙。产这些蛋的可能是一只手盗龙(maniraptoran),手盗龙是兽脚亚目食肉恐龙的一种,古生物学家认为,在大约1.5亿年前的侏罗纪时期,鸟类就是从这种恐龙衍生出来的。

泽勒尼茨基说:“在北美洲很难见到小型兽脚亚目食肉恐龙的巢,以前仅在这里鉴别出啮齿龙。根据这些蛋和巢的特征,我们知道这个巢不是属于手盗龙,就是属于一种小型食肉恐龙,这两种小型食肉恐龙都与鸟类有很近的关系。这也是第一个已知的属于这些小型恐龙的巢。”到目前为止,还在北美洲鉴别出有另一窝蛋属于啮齿龙。

## 科学家将继续研究

瑟里恩表示,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古生物学》杂志上,对这个巢进行分析,为古生物学家提供了有关这种

恐龙和其他恐龙的产蛋以及筑巢行为的进化信息。他说:“我们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关恐龙产蛋和如何筑巢的信息。”例如,蛋的位置和间距显示,在这个圆形沙堆顶部,最初至少有12枚蛋。那只兽脚亚目食肉恐龙曾坐在这里孵化一窝蛋。这些蛋大约有5英寸长,它们跟鸟蛋一样,一端有尖顶。这项分析结果还显示,这只恐龙在沙堆的斜面上每次产下两枚蛋。这不可能是鳄鱼产的蛋,因为鳄鱼习惯一次产下所有蛋,据说这种产蛋方式更像鸟类,因为鸟类每次产一枚蛋。鳄鱼的祖先首先演变成恐龙,后来又演变成鸟类。

泽勒尼茨基表示,现在只解决有关鸡-蛋的问题好像还不够,研究人员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找到相同的巢,里面有幼仔遗体保存下来。在北美洲发现的恐龙蛋,有一些里面保存了幼仔的骨骼。找到里面有幼仔的巢并非不可能,只是这种巢非常罕见。”

(孝文 来源:环球科学)

## 所罗门王宝藏,史实还是传说

根据《圣经·旧约》的记载,所罗门王是以色列第三位君主,以睿智、妻妾成群和辉煌帝国而出名。自从维多利亚时代畅销小说《所罗门国王的宝藏》中对充满黄金和钻石的“所罗门王宝藏”大加渲染之后,很多考古学家和寻宝人就踏上了寻宝之旅。

但是,近几十年来,学界对于《圣经·旧约》的记载提出了质疑,甚至有人怀疑根本不存在所罗门王这个人。近期,美国科学家宣称在约旦发现了“所罗门王宝藏”的其中一处——铜矿遗址。

## 被发现的“所罗门王宝藏”

中东的天气日渐寒冷,美国考古学家托马斯·莱维和来自“约旦考古之友”的穆罕默德·纳贾尔率领的考古队在这个时候来到了约旦,目的是对该国南部的古代铜矿和冶炼厂遗址进行考古。

莱维等人发现,在铜矿的最底层矿渣中,有一些类似古代椰枣核、柳枝等的化石。另外,他们还发现了与古埃及工艺相似的护身符和圣甲虫等手工制品。莱维迫不及待地对这些“成果”进行碳含量测定。最后科学家们得出一个结论:这些物品至少产生于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这就意味着距今约3000年前的约旦存在着比较复杂的人类等级社会。

这个发现本来是一次比较正常和普通的考古研究,但是令媒体和专家眼前一亮的是: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的这段时间,当地正好被《圣经·旧约》中所记载的所罗门王所统治。

## 所罗门王是否存在有争议

其实几十年前,这个铜矿已经被发现。但是,当时的考古学家认为,这里的冶炼活动在公元前7世纪才出现,是游牧民族或者部落民族所为,谈不上先进的文明,更与所罗门王时代没有关系。但是莱维则坚持自己的看法,他称这次发现与《圣经》的记载时间、地点等有很多相似之处。

不过人们的好奇心总是有的,他们更关心的是所罗门王是否真的存在?流传数千年之久的“所罗门王宝藏”是否真有其事?莱维坦言:“这个问题是目前考古学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对于所罗门王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并不能给出答案,不过我们精确的数据可以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评估和考虑。”莱维对媒体称,自己是相信所罗门王和宝藏存在的那一派学者,这次发现就是一个证据。

## 《圣经》暗示藏宝线索

据《圣经·旧约》记载,所罗门王是一位著名的犹太君主,是古犹太王国国君大卫之子。所罗门王大约于公元前1000年出生于耶路撒冷,29岁时继承了其父的王位,统治犹太王国长达40年。所罗门王当政时期是犹太王国的巅峰期,他因此被视为犹太人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

据记载,他聪明绝顶又善于积累财富。他用了7年的时间,在如今的耶路撒冷建成一座圣殿,里面不仅有宗教圣物,还藏有无数的珍宝。但随着公元前6世纪犹太王国被巴比伦王国所征服,圣殿被毁,所罗门王宝藏在他的后代手里不知所终。这也是历代寻宝者对“所罗门王宝藏”的最初认识。因此,从古至今不乏千里迢迢来到以色列和中东乃至到世界各地寻访宝藏蛛丝马迹的考古学家和寻宝者。

而近现代探寻宝藏最积极、也最有“成果”的,当属美国考古学家尼尔森·古鲁艾克。早在70年前,他对《圣经》潜心研究,宣称在约旦的沙漠中发现了所罗门王宝藏的大致藏宝地。这片沙漠正是今天莱维等人研究御矿的地方。

莱维也熟知古鲁艾克的研

究,他羡慕地说:“那个年代处于两次大战期间,正是研究《圣经》历史的黄金时期。古鲁艾克只要在《圣经》的叙述中发现一些东西,就把它当作考古的线索,在地图上精心标注出来。”

## “所罗门王宝藏”仍然成谜

不过随着二战结束,世界进入科技迅猛发展的时期。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对《圣经》的研究却发生了转向。

许多学者发现很难把《圣经·旧约》中在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这段时间的叙事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一些人也表示,可能《圣经》中很多历史事实在反复的修订和传抄过程中出现了遗漏,特别是在公元前7世纪到3世纪出现的一次《圣经》传抄高潮中。

尽管对于古鲁艾克的说法,后代人也试图予以证实,不过人们失望地发现,他的结论下得过早,他所谓的藏宝地只在公元前7世纪后有大规模的人类活动,显然与《圣经·旧约》的记载不相符。这一点就连生活在中东这片土地上的以色列人也不得不承认。

希伯来大学的学者马扎尔曾到过古鲁艾克所谓的藏宝地。他直言:“从某种意义上讲,《圣经》所言的公元前10世纪的古代现实社会,很难得以解释。”

时至今日,“所罗门王宝藏”连同它最初的主人一样,依然是一个谜。但是,“所罗门王宝藏”却依然流行,现代人寻宝的热情虽然不及古人,却利用各种传播方式将这个历史迷案搬上了荧屏,写成书籍。

## [链接]

### 寻宝趣事一箩筐

早在公元前600年左右,犹太王国被巴比伦人所破,一个犹太老者在兵荒马乱之后还虔诚地到圣殿遗址寻访宗教圣物的蛛丝马迹,无意中发现了一块长17米,宽13米的花岗岩,后人称之为“亚伯拉罕巨石”。从此,寻宝人分成了两派:一派怀疑宝藏就在巨石底下,并没有被运出耶路撒冷;而另一派人则认为在城破之前,宝藏就已经被秘密转移了。后来的寻宝者万变不离其宗地按照这两条线索开始寻求宝藏的下落,并有了很多趣事。

(一)18世纪中期,有几位英国探险家堪称“巨石派”的代表,他们买通了岩石的看守人,夜里在岩石底下悄悄挖掘,天亮则把洞口伪装起来。但最后还是走露了消息。这几个英国人担心被虔诚的宗教信仰者“撕碎”,于是只好放弃了此前一无所获的工作落荒而逃。寻找宝藏的活动就这么草草收场。

(二)在19世纪中期,英国军官沃林在耶路撒冷郊外的一处古迹发现了明显有人开凿过的洞口,便壮着胆子往里走,没想到里面的洞穴颇多,走到最后,出口竟然是耶路撒冷城内。考古学家表示,不能确定这是不是秘密运送宝藏的通道。但这一说法不加掩饰,就足以吸引寻宝者了。过了大约半个多世纪,两名美国人来到暗道寻宝。他们发现了另一条被沙土掩埋的秘密地道。没想到沙土掩埋得太厚,以至于两人无法进入,甚至自己都有可能被流沙吞没,最后只好作罢。

(三)不仅在中东流传“所罗门王宝藏”一事,宝藏转移的说法在欧洲也一直流行。这些持“转移派”立场的欧洲人认为,早在罗马帝国将地中海变为“内湖”的时候,帝国的统治者就得到了这笔宝藏。但是后来罗马帝国衰落,宝藏被维西哥德人抢去,用来建筑欧洲要塞。如今法国南部兰克多地区的雷恩堡,就是维西哥德人最后一座要塞的所在地,宝藏有可能藏于此处的某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所在。

(张乐 来源:新京报)

# 古希腊人为何右脚不穿鞋

古希腊人在布阵上重右轻左,人们右脚赤裸不穿鞋,左、右是否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有着特殊的指向?

## 脆弱的右翼

公元前395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斯巴达人的铁蹄踏遍整个希腊,建立起无可动摇的霸权统治。位于维奥蒂亚(古希腊中部地区)的城邦底比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因与斯巴达结盟而实力大增,蠢蠢欲动的底比斯在统帅伊巴米农达的率领下,联合雅典、科林斯等重要城邦结为维奥蒂亚同盟,向斯巴达人发起进攻。但战事并未如伊巴米农达想象的一般顺利,断断续续打了十余年仍与对方保持拉锯状态。

公元前371年,维奥蒂亚同盟与斯巴达的和平谈判破裂。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二世大怒,亲率数万大军侵入维奥蒂亚境内,在底比斯郊外的留克特拉安营扎寨,大战一触即发。一时间,底比斯全城上下人心惶惶。

阿格西劳斯二世的大军不仅拥有当时最先进的三列桨战船,还有一万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曾被各国视为“战神统领”的重甲步兵,而伊巴米农达率领的底比斯军只有六千多人,骑兵数百,人数与装备都不占优势。在显而易见的优劣对比之下,伊巴米农达对部队进行了创新编制。在古希腊布阵传统上,各个战斗方阵会排成一横线,精锐都汇集于右翼。斯巴达人也是如此,方阵右翼为一支700人精锐战士组成的先锋部队,而装备较弱的部队则置于左翼,这一重右轻左的方阵策略曾使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无不胜。而伊巴米农达此次却一反常态,将由底比斯青年贵族组成的精锐部队调于左翼锋面,并将左翼列数为传统的八至十二列改为五十列。战斗开始,底比斯方阵中加强了左翼在骑兵的护卫下以惊人速度冲向斯巴达军,而较弱的右翼则向后撤,形成斜线战术,完全打乱了斯巴达人的步兵排序。斯巴达精锐战士被杀至四散奔逃,

700人先锋中有400人被杀,重甲步兵损失4000人,而底比斯军只有300人阵亡,留克特拉战役因此埋下了斯巴达王国衰落的伏笔。

十年后,即公元前362年,伊巴米农达率领底比斯三万步兵进攻斯巴达,以同样的布阵方式在曼蒂尼亚地区大败仍然保持重右轻左策略的底比斯骑兵部队,使斯巴达王国从此一蹶不振,结束了这一赫赫王国在希腊的称霸史。然而,伊巴米农达在这场战役中箭身亡。

后世的史学家们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斯巴达人为何采用重右轻左的布阵策略?为何在留克特拉一役惨败十年,斯巴达人依然不能汲取教训?左、右,在古希腊人的头脑中是否占据着不同的概念?公元前427年,位于雅典和底比斯之间、一直保持中立的雅典保护城普拉提亚遭到底比斯军队的侵扰,城内居民被迫外逃。根据古希腊战争史典籍记载,所有冲出重围、逃离家园的普拉提亚人全部都只有左脚穿鞋、右脚赤裸!这又是何故?《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者、杰出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的著作中对此有如下解释:不穿鞋的右脚,比穿行军草鞋的左脚更能适应环境,让他们不至于在雨后的泥泞中被绊倒!如果我们承认这一说法具有合理性,那么,为何只是右脚呢?

## 神话研究新思路

2006年,76岁的法国历史学家维达·纳格去世,这位古希腊史学权威生前尝试将希腊神话与史实相结合,在《荷马史诗》等神话著作中搜寻证据以解释历史现象,尽管希腊神话史学研究由于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立足史实”的研究传统,属于正处在萌芽阶段的边缘学科,但维达·纳格在神话故事中为一些无法解释的历史现象寻找切入点的独特方法,仍然激起人们的浓厚兴趣。

比如说,古希腊传统中,18至20岁的雅典青年男子在从战场上凯旋归来时,总要身披一件黑色短斗篷。对

此,维达·纳格引用忒修斯的故事作出如下解释:古希腊神话中的著名英雄、埃勾斯之子忒修斯接受挑战,前往克里特岛迎战牛头人身的怪物弥诺陶诺斯,出发前他与父亲约定,如果成功杀死了怪物,就在返回的船上悬挂一面白帆。忒修斯借助爱人赠予的线团,在弥诺陶诺斯的迷宫中成功将怪物杀死并顺利走出迷宫。然而,在快要抵达故乡的船上,因疲倦而睡着的忒修斯忘记了要把船上的黑帆换成白帆,结果,登高远眺的埃勾斯误以为儿子已死,在绝望中投海自尽。神话故事影响到现实社会,为纪念两父子,黑帆便演变成雅典青年凯旋时所披挂的黑色短斗篷,亦成为英雄孝义的象征。

古希腊神话是反映希腊社会的一面镜子。埃勾斯之死与黑斗篷由来的解释,合情合理,因而也被历史学界所接受,神话、历史,界线从此不再分明,那么用神话还能解释其他的疑问吗?

维达·纳格的合伙人尼可拉女士在其著作《雅典娜的孩子》一书中记录了雅典人自己如何援引神话故事来解释剥夺妇女选举权的合理性:在雅典城邦建立伊始,所有的公民、无论男女都拥有选举权,他们的第一场选举便是选择雅典城的守护神,而雅典娜和波塞冬成为最受欢迎的两名候选人。当时占人口大多数的妇女把票投给了女神雅典娜,男人们所推荐的波塞冬最终遭到淘汰。男人们认为,既然雅典的女人们已经选择了一位女神作为守护神,那么妇女则不应该再享有选举权,有女神保护的雅典女人们失去一种权利,是公平合理的事情。同时,他们也为男权的合理性找到了理由:世界上第一个雅典人伊奇托里奥斯是由他的父亲、火神赫淮斯托斯制造出来的,女神雅典娜只承担了抚育他的工作,而雅典娜自己也没有母亲,她是在父亲宙斯的头颅里跳出来的!大哲人亚里士多德也接受过这样解释,并在自己的著作中这样理解:“神话告诉我们,只有男性产生的精子才能

提供生育的机会。”这样一来,神话竟然成为了科学。

## 为何不是左脚呢?

修昔底德用自己的逻辑给“右脚”传统提供了看似合理的佐证,但这也始终经受不了后世的质问:为何不是左脚呢?修昔底德跳过这个疑问,直接对斯巴达人的重右轻左战略给出自己的看法:精锐部队置于右翼,整个战线就会往右倾斜。因为方阵中的每个人右边都是战友的盾牌,而右边的战友一般都比自己强壮,因此在实际作战中,士兵会以右边为后援,逐渐向右移动,这便导致整个方阵组成的战线都向右移动,而敌方亦然,两条战线便一齐向右做逆时针旋转,而取胜的关键就在于哪一方的右翼更强,速度更快,杀伤力更大,这正是斯巴达人的进攻特色所在。这种机械化的解释或许也是合理的,但仍然不能让人明白:为何底比斯的统帅伊巴米农达敢于打破这一传统,从而取得胜利呢?

神话史学研究者用他们的经验告诉人们,仅仅是神话本身或者机械式推理都不足以解答历史问题,两者相结合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当仓皇出逃的普拉提亚人离开家园时,他们认为只有右脚才能维系自己的生命与生养他们的故园土地,只有脱掉右脚的鞋,才能在离开土地之时,将上面的养分带走。不仅如此,右脚还能带走所有与土地有关的好运:成熟、丰收、胜利等等。在当时的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左右脚互相对称分离并不是一种生物现象,而是造物主意识控制下的成果,反映了神祇创造世界的意愿:右,表示高高在上,美丽的、高贵的、丰盛的……象征所有好的事物,与一切积极的情绪相联系;左,表示低下卑贱,丑陋的、肮脏的、贫瘠的……总之代表所有坏的、消极的、令人嫌恶的东西。在古希腊,无论是神话故事还是历史传统,只要涉及左右分野,几乎无一逃脱这样的价值判断。(徐娟 来源:先锋国家历史)